

总主编 何其莘

配套图书：《〈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伴读本》

SFLEP NOTES TO CLASSICS
外教社经典伴读丛书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伴读本

SFLEP NOTES TO
TH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周 铭

S F L E P N O T E S T O C L A S S I C S
外 教 社 经 典 伴 读 丛 书

总主编 何其莘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伴读本
SFLEP NOTES TO
TH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周 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伴读本 / 周铭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

（外教社经典伴读丛书）

ISBN 978-7-5446-5457-9

I .①凯… II .①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新西兰—现代 IV .①I6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8442号

出版发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200083

电 话：021-65425300（总机）

电子邮箱：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代 红

印 刷：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092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81千字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 100 册

书 号：ISBN 978-7-5446-5457-9 / H

定 价：3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质量服务热线：4008-213-263 电子邮箱：editorial@sflep.com



写在前面的话

何其莘

年初在编写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经典伴读丛书之《双城记》时,有一天偶然点开了Martin Brest执导的影片*Meet Joe Black*(国内译为《第六感生死缘》)——这是我最喜欢的影片之一。在观看影片过程中,我突然觉得自己对阅读英美文学的原著有了一种全新的感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外国影片都使用中文配音。现在引进国外影片,则采用在原版电影屏幕上添加中文字幕的办法。国内许多观众都是依赖阅读中文字幕来理解剧中人物的对话。剧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可以从电影画面上捕捉到,屏幕上的中文字幕也可以勾画出故事的大意(当然这里要剔除错译、漏译的因素)。但是,如果观众无法听懂剧中人物的全部英文对话,则根本无法体会人物说话时的情感和语气,无法理解对话所传达的人物心灵深处微小的变化。读英文原著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有读了原著才能真正领会文学名著的精髓。

语言学习有明显的阶段性、连贯性和延续性。儿童学习语言要从贴近儿童日常生活的最基础的语言表达开始,以激发孩子对语言的好奇和兴趣。孩子慢慢长大后,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养成阅读的习惯。中学阶段的阅读要开始接触外国作品的简写本、缩略本,以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视野。

到了大学阶段,英文的简写本、缩略本就很难满足学生的需求了,因为那些版本毕竟只是编著者在阅读原

著的基础上的一种再创造，与原著仍有不小的差距，读起来总有一种隔靴挠痒的感觉。对于我国的大学生来说，不论其主攻的专业是什么，学英语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直接阅读英文原作、阅读英语为母语的人士撰写的文章和书籍。因此，阅读英文原著是高校英语教学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内几个外语出版社都尝试过把国外的英文原著引进中国，采用的形式往往是在原版书的正文前增加中文的作者简介和内容提要，然后再用脚注或尾注的方式为部分语言点提供简要的讲解。从使用情况来看，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外教社经典伴读丛书”是为落实教育部制订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外教社经典伴读丛书”选用《国标》配套的“英语专业本科生阅读书目”中的20种必读书，在出版英文原著的同时，出版配套的伴读本。这套导读类丛书将为高校学生阅读和理解英文名著提供有效的帮助。

每本伴读本包含下列内容：对作者生平、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的简要介绍；作品内容梗概和章节的详细摘要；对作品中有关文化、宗教、历史、地理、典故的讲解；对作品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风格的简要分析；对作品主题、所代表的流派以及该流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讨论。伴读本还编有一系列测试学生阅读理

解水平的检测题目，以及为学生针对作品撰写论文而提出的建议。

不仅如此，每本伴读本还提供“随行课堂”移动学习资源。学习者可通过手机端，学习与原版图书相关的章节内容和难词难句，在手机上完成阅读理解练习；“随行课堂”还精选了原著片段配以录音，供学习者进一步欣赏原文。

为每本英文原著提供一百页左右的“伴读”，并配以移动学习，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出版这套用中文撰写的伴读本是为了服务于同时出版的英文原著，为我国学生理解和欣赏英文原著提供启示和帮助。这些被几代人认可的经典作品，肯定有其独到之处。它们的语言优美，常常成功地描述了人类具有共性的某一个侧面，揭示了书中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持久的魅力、感人的片段已成为几代读者之间的美谈。我们之所以强调学生阅读原著，是因为只有英文原著才能成功保持作者创作那个时代的风格，向后人真实地展示那一特定时代人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理想和追求，才能使我们的学生真正体会到这些传世佳作的美。

当前，我们处于一个浮躁的年代，年轻人大都喜欢快餐式文化，大部头的英文原著似乎得不到青年学生的青睐。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持久、系统的阅读才是终身学习的最佳形式。回顾一下我国英语界的几位泰

斗——王佐良、周珏良、许国璋、李赋宁先生——的成功经验：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没有现代化教学设备、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的年代里，这些老前辈正是依靠阅读一本本大部头的英文原著，培养了深厚的英文功底，最终使他们在英美文学研究、英语教育方面取得了后人尚未超越的成就。这些老先生的成功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

近年来，教育界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是终身教育，而终身教育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终身阅读。外教社新近推出了构建终身阅读计划的英文阅读丛书，冠名为Readathon，这是由read和marathon两个单词合并而成的，代表着持久、系统的阅读训练。“外教社经典伴读丛书”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为我国的大学生提供了终身学习的最佳形式，这也是学习一门外国语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

2018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3-18_作者及创作风格

19-152_文本细读

《店里的女人》_20

《佩儿·巴顿被拐记》_27

《风起时》_33

《序曲》_40

《莳萝泡菜》_50

《幸福》_57

《心理学》_66

《启示》_73

《布里尔小姐》_80

《已故上校的女儿》_86

《帕克大妈的一生》_95

《她的第一次舞会》_101

《时髦婚姻》_106

《在海湾》_116

《花园茶会》_127

《玩偶之家》_135

《一杯茶》_140

《苍蝇》_147

153-168_Qizzes

169-172_Key to the Quizzes

目 录

3-18_作者及创作风格

19-152_文本细读

- 《店里的女人》_20
- 《佩儿·巴顿被拐记》_27
- 《风起时》_33
- 《序曲》_40
- 《莳萝泡菜》_50
- 《幸福》_57
- 《心理学》_66
- 《启示》_73
- 《布里尔小姐》_80
- 《已故上校的女儿》_86
- 《帕克大妈的一生》_95
- 《她的第一次舞会》_101
- 《时髦婚姻》_106
- 《在海湾》_116
- 《花园茶会》_127
- 《玩偶之家》_135
- 《一杯茶》_140
- 《苍蝇》_147

153-168_Qizzes

169-172_Key to the Quizzes

作者及创作风格

说宇宙是无情的机械，
为甚明灯似的理想闪耀在前？
说造化是真善美之创现，
为甚五彩虹不常住天边？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

这段文字出自徐志摩的悼念诗《哀曼殊斐尔》，献给一位让他“骤感恋爱之庄严”的女作家。这位女士的名字在诗中被翻译成了极美的“曼殊斐尔”，她就是新西兰著名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 1888—1923）。

曼斯菲尔德于1922年7月在伦敦会见徐志摩，闲聊文学艺术。^①交谈中她给徐志摩留下深刻的印象，让这位多情诗人后来用铺陈夸张的文字描述她的音容笑貌所具有的“最纯粹的美感”^②，并成为中国翻译和研究曼斯菲尔德文学创作的先驱者。在徐志摩的拜访不到半年之后，曼斯菲尔德便在34岁的盛年逝世于法国，在新西兰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上留下

① 1922年7月这个会面日期来自徐志摩的回忆，但据学者考证，应是徐志摩记忆有误，实际日期应该是1922年8月24日。参见刘洪涛：“解开妙曼文字背后的谜团——徐志摩散文《曼殊斐尔》中的人事、学理与正能量”，《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56页。

② 徐志摩：“曼殊斐尔”，《徐志摩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徐志摩在1927年最早将曼斯菲尔德的短篇译至我国，翻译了《园会》、《毒药》、《巴克妈妈的行状》、《一杯茶》、《夜深时》、《幸福》、《一个理想的家庭》、《刮风》等八篇小说，集为《曼殊斐尔小说集》。此外，他还译了《金丝雀》和《苍蝇》两篇小说以及一些零散诗篇。他在《曼殊斐尔小说集》书后写的评介是我国最早有关曼斯菲尔德的评论。

了93部优秀作品和一段传奇。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原名卡瑟琳·曼斯菲尔德·比彻姆（Kathleen Mansfield Beauchamp），于1888年10月14日生于新西兰惠灵顿的名门望族，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她自幼家境优裕，父亲哈罗德·比彻姆是一名事业有成的银行家。作为排行中间的女儿，曼斯菲尔德幼年时没有感受到父母足够的情感关注，而是在外祖母的照看下长大。这种不受宠的境遇给敏感的曼斯菲尔德造成了很大的情感影响，使她一方面非常依恋外祖母，另一方面也有持续一生的不安全感。在她的短篇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序曲》（*Prelude*, 1917）、《在海湾》（*At the Bay*, 1921）等自传色彩明显的作品中，总有一位不受父母待见却与外祖母关系特别亲密的二女儿角色。这位女孩心地善良纯真，并没有完全受到中产阶级规范的束缚，也开始对人生有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显然是曼斯菲尔德自身的投射。

曼斯菲尔德在原生家庭的情感缺失在两性关系中也有体现。她一生都在两性关系中纠缠不清，甚至在少女时期还有过同性恋的念头。在男女情爱方面，她既有着最为深切的渴望，又缺乏保持稳定关系的能力，结果在热恋、失望、痛苦和纠结的循环中度过一生。1909年，曼斯菲尔德未婚先孕，却被男友无情地抛弃。对于20世纪初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压力。为了给自己一个体面的伪装，曼斯菲尔德匆匆地投入了大她十来岁的音乐教师乔治·鲍登的怀抱，并很快结婚。但令人惊讶的是，她在结婚当晚不辞而别。付出和逃离成了她处理两性关系的模式，并造成了她与英国作家兼评论家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 1889–1957）关系的悲剧。中国读者受徐志摩回忆散文的影响，认为曼斯菲尔德和默里恩爱有加，是一对神仙眷侣。而

实际上，她与默里两度分分合合，终于在1918年结婚，婚后关系也极不稳定。默里后来写道：“我和凯瑟琳的结合充满了痛苦的回忆，而不是柔情蜜意的幸福。”^①曼斯菲尔德也在日记里表达了对这段感情的失望和悲痛。这或许正是为何曼斯菲尔德的创作中男女之间的爱情总是脆弱且不稳固的，结局往往是幻灭和痛苦。她笔下的婚姻也总是显得非常阴郁压抑，充满了背叛和束缚，就如短篇小说《幸福》（*Bliss*, 1918）所示；主妇们表面上觉得幸福，实则在心里充满了逃离的欲望，就如《序曲》和《在海湾》中的琳达。

曼斯菲尔德对人生的看法比较阴郁，除了家庭情感缺失和两性关系不稳定之外，还有身体疾病的缘故。1917年12月，她被确诊患上了肺结核。这种疾病虽然在维多利亚时代被认为是一种浪漫的象征，但对于病人来说却一定是痛苦的折磨。为了调理身体，曼斯菲尔德到处旅行，脾气日渐暴躁，与默里的关系也趋于紧张的顶点。疾病的苦痛让她对人生持悲观的态度，《帕克大妈的一生》（*Life of Ma Parker*, 1920）便通过一个一生都充满贫病困苦的女主人公投射了自己的绝望和无助。

曼斯菲尔德的个人经历和在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标志着她属于20世纪初的“新女性”以及当时主导欧美文坛的现代主义作家范畴。她是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中心人物之一，与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D·H·劳伦斯（D. H. Lawrence, 1885–1930）等先锋人物有着密切的艺术层面的交流。现在学界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概念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一种先锋艺术表现形式，它颠覆了现实主义文

^① Mary Middleton Murry, *To Keep Faith*, London: Constable, 1959, p. 167.

学的整体世界观，展现了科学对传统神话结构的冲击，揭示了种族、性别、宗教等因素对统一社会的分化。简言之，现代主义文学是关于农业化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社会的碎片化和个体的茫然无措。纵观曼斯菲尔德的创作，她并不具有一种身为“现代主义者”的自觉意识。她对社会政治活动兴趣寥寥，在创作中很少出现宏大叙事，而只是聚焦于日常生活，从平凡琐事中揭示人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追求。而且，曼斯菲尔德本人在创作中明显对于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心理学等新兴科学表现出不接受的姿态。在《莳萝泡菜》（*A Dill Pickle*, 1917）中，她将那个接受心理学的男主人公刻画得刻薄自私；在《时髦婚姻》（*Marriage à la Mode*, 1921）中，她讽刺了那些带有女权主义思想的“新方式”。曼斯菲尔德明显地表现出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对时髦的思潮表现出高度怀疑和淡淡讽刺的态度，彰显了与现代主义思潮中各种意识形态的避离。虽然后来的女权主义评论家热衷于探究曼斯菲尔德的女性意识，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赞扬她“探问日常的偶然性和痛苦”^①，但实际上，曼斯菲尔德并不属于激进的女性主义阵营。她与政治的关系是温和的，正如她自己所言：

“我觉得自己可以用一种更容易的方式拯救这个腐败的世界。”^②她如此评价自己的文学创作：

在写作的竞争中，我有两个起点。一个是愉快——真正的愉快……这种写作我只有在绝对平静的状态下才能进行。

①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合卷本），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914页。

② Katherine Mansfiel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Katherine Mansfield*, Vol. 1: 1903–1917, ed., Vincent O’Sullivan and Margaret Sco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0.

继而某种微妙的、精美的东西仿佛在我的眼前展开，就像是—朵芬芳的花儿，对霜冻和寒气无所畏惧——知道它四周是温暖的、柔和的以及“适宜的时令”。我努力用贫乏的语言表达这种感受。

另一个起点是我独有的，而且（如果我不曾知道爱的话）这可能是我的全部。这既不是恨，也不是破坏（这两点作为真正的动机是可鄙的），而是一种极其深重的无可奈何的感觉。一切事物都在不可拒绝地、毫无道理地走向灭亡，就像是那棵杏树和那些不是圣诞礼物的奶油糖。（这就是）反对腐败的一声疾呼……不是示威，是疾呼，当然我指的是广义的腐败。^①

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地概括了曼斯菲尔德创作中的叙事和主题特征。她对人类普遍情感和境遇的关注在叙事技巧层面和思想层面，尤其是种族和阶级思想方面，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互文关系。

就叙事技巧而言，曼斯菲尔德这位貌似政治保守的作家可以算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弄潮儿。她在作品中运用的许多最革新的创作手法比同时代作家都要来得早。^②正因为这个缘故，她同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等人一起受到文学界的瞩目，被誉为“小说界的曙光”^③。异国的仰慕者兼作家同行徐志摩这么空灵地评价曼斯菲尔德的创作：“她的小说是纯粹的文学，真的艺术……但唯其是纯粹的文学，她的著作的

①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书信日记选》，陈家宁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1页。

② Sydney Janet Kaplan, *Katherine Mansfield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st Fic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

③ Gillian Boddy, *Katherine Mansfield: the Woman and the Writ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8, p. 80.